

走宁夏

ZOU NINGXIA

张灵 主编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走宁夏

雷抒雁 题



张灵 主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序	肖 川/1
塞上明珠——宁夏(代序)	张 灵/3
大夏情结	詹克明/1
走宁夏	雷 达/10
西行随笔	冯 并/21
寻常萧关道	李敬泽/37
离别西海固	张承志/52
水洞沟与远古“宁夏人”	张欣毅/64
西夏·宁夏·华夏	史金波/72
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	陈育宁/79
拜寺沟方塔考古记	牛达生/82
出卖荒凉	张贤亮/93
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	詹克明/98
黄河“浑脱”今何在	肖 川/107
宁夏的味道	吴善珍/112

ZOU NINGXIA · 走宁夏

塞乡纪程	马步升/116
西夏王陵	阳 飏/125
寂寞承天寺	杨天林/134
宁夏的颜色	贾梦玮/140
释读西海固历史的辉煌	张 嵩/143
六盘山凉殿峡	余光慧/152
寄自枸杞的故乡	吴淮生/155
盐 湖	高耀山/158
风雨隆德寨	火仲舫/162
龙潭箭竹	拜学英/165
黄河卵石天下奇	张建忠/168
鼓楼春秋	王维堡/171
沙湖抒怀	于秀兰/178
站在高高的沙坡头	张建忠/184
龙潭的绿	吴淮生/187
冬日西海固散记	梦 也/189
果花最香	张 灵/194
火石寨	张 武/197
塞上野鸭谈	王宝三/201
西海固的背影	王怀凌/204
门扣儿	南 台/213
捉 鱼	杨森林/216
信天游与山水酒	侯凤章/219
北方的心	马 青/224
黄土高原上的歌	季栋梁/229
西海固回民与水	石舒清/232

目 录

另一只眼看花儿	马 青/239
范长江千里单骑闯灵州	段怀颖/245
· 清馨纯真的穆斯林文化	张欣毅/247

序

肖 川

在我们称之为“母亲河”的那条大河的身旁，在沉积亿万年岁月的黄土高原上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，这就是宁夏。早在唐代，宁夏就有“贺兰山下果园成，塞北江南旧有名”的盛誉。可见远在唐代之前，这里就已经美名传扬了。

这片竹叶状两头尖尖的土地，这片与黄金比试光彩和价值的土地，历史并未鄙夷她的窄小，繁缛的浩书长卷里每一页都有她的声音。我们祖先打凿石器生命与坚石的撞击声，蒙恬麾下屯垦兵士的甲冑被边风撕裂的窸窣声，赫连勃勃的鼙鼓、弓响与箭鸣，丝绸之路辉煌的箫吟笙歌与琴唱，由大夏王朝的缰绳傲然勒扯的啾啾马嘶……都曾经与霞云和晴光渲染过这片空间。

这是一片古老、充满神奇的土地，这是一片年轻、多韵多姿的土地，所到之处，每一步都能踏出许多故事来。有人把这里比作西部自然景观的“微型沙盘”：宁夏一行不需要许多时日，西部具有的景观——高山、大漠、长河、溪涧、湖泊、平川便可尽收眼底。在这里，造化把秀美和雄浑、细腻和粗犷、梦幻和现实完美

地揉在一起,谁见了都会扼腕惊叹。

这里的文化底蕴和黄土地一样沉实丰厚,黄河文化、西夏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移民文化的融合,宛如折射虹彩的多棱镜,示出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。改革开放以来,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,又似不断叠出新图的万花筒……

看来,宁夏是值得一走的。

我感知并理解,编者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集子。《走宁夏》所收散文、随笔 42 篇,是由编者匠心创意、精筛细选的。无论“大家”手笔还是“小家”言录,可以说,篇篇堪称美文。当你读过这本集子,若是曾经到过宁夏,会从中得到更深刻的印证;若是尚未到过宁夏,又何妨借助这些美文,以丰富你的阅历,尔后到宁夏走走。

书稿编定,编者嘱我写点什么。我想,众家美文之前何需再累赘笔。然盛情难却,推诿不得,还是写了几段文字,是为序。非也凤头,且做砖抛。

2001 年 5 月 20 日

塞上明珠——宁夏(代序)

张 灵

在中华大地的西北边陲,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。那里,鄂尔多斯台地与绿色盆地共存,浩浩大漠与滔滔黄河同在,水乡景色与边塞风光交相辉映,西夏文化、阿拉伯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放异彩……这,就是被人们誉为“塞上明珠”的宁夏。

塞上江南久有名

宁夏自古就有“塞上江南”的美称。而被称为“塞上江南”的宁夏,实际上指的是贺兰山下、黄河两岸平坦而富饶的宁夏平原。宁夏平原依山顺水,呈狭长的枣核状。首府银川坐落于平原中部,西部是巍峨壮丽的贺兰山,北部是工业煤城石嘴山市,东部是鄂尔多斯台地,南部是黄土高原上的西海固,六盘山耸立在宁夏的南端。

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派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,取河套地,在此成

边。汉武帝也曾迁移中原数十万贫民、田卒到宁夏戍边屯垦。两汉盛世,宁夏出现了“沃野千里,谷稼殷积……牛马衔尾,群羊塞道”的繁荣景象。九百多年前,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西夏王国,便是凭借黄河灌溉之利资其富强,与宋、辽、金鼎足而立并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。至今,贺兰山东麓还留有西夏时开挖的“昊王渠”遗址。

宁夏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的开发,平原上处处留有时代的印记:秦渠、汉延渠、汉渠、唐徕渠,以及唐代修的七星渠、光禄渠。元初,忽必烈亲派郭守敬(著名古代科学家)来宁夏主持渠道的整建;清康熙、雍正年间又新辟大清、惠农等渠。1958年,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,灌溉农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顶峰。经过疏浚整修,千百条古渠道得到新生,又开挖了西干渠、东干渠等新的渠道。新建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、固海扬黄水利工程和盐环定水利工程,把黄河水送上高山。河水流进了宁夏南部的黄土丘陵,干旱了千年的土地变成了草茂粮丰的水浇田。如今,宁夏的引黄灌溉土地由1957年的192万亩增加到668万亩;正在实施的“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”,还将开发土地200万亩,再造一个灌区。

两千年的引黄灌溉,给宁夏带来了富饶,也生出了无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。如“河带晴光”、“长渠流润”、“西桥柳色”、“南麓果园”、“连湖渔歌”等就都和黄河水有关。在青铜峡河口西岸,有西夏人建造的一片白色喇嘛塔。白塔按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的奇数排列,呈三角形,共108座,当地人称它为“一百零八塔”,是中国最大的喇嘛塔群。

宁夏平原南部的银南地区,土地肥沃,排灌畅通,旱涝保收,是宁夏的主要产粮基地;灵盐台地上草场辽阔,是放牧滩羊和沙

毛山羊的天然牧场；地下，埋藏着丰富的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；而石膏和天然气的储量更是令世界惊叹。特殊的地理地貌带来了多姿多彩的物产。中外闻名的沙坡头风景区坐落在这里。在沙坡头，人们可以欣赏到“长河大漠”的壮丽景观。

因岳飞《满江红》词中一句“踏破贺兰山阙”而闻名中华的贺兰山，耸立在宁夏的西端。在古代，它是阻挡匈奴进犯中原的边墙；今天，它是抵挡西伯利亚寒流和腾格里流沙的天然屏障。当地人把贺兰山称作是“宝疙瘩”。山上林草丰美，泉水清冽，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都曾在这一带放牧狩猎，山里巨大的石壁上留下了他们神秘的岩画。山顶上，存留着数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和古树化石；山沟里埋藏着蓝褐色的贺兰石，是“宁夏五宝”中蓝宝——贺兰砚的制作材料。在滚钟口，有二十多处相互连接的西夏建筑院落遗址。在贺兰山东麓，占地 50 平方公里的西夏王陵星罗棋布，异常壮观，被外国人称为“中国的金字塔”。贺兰山的地下矿藏丰富，煤炭储量大，品种全，特别是汝箕沟出产的“太西煤”更是驰名中外。在煤炭工业的基础上，贺兰山下的石嘴山市已经发展成为煤炭、电力、钢铁、陶瓷、建材、高耗能产品生产的工业城市。

六盘山位于宁夏最南端。这里风光旖旎，景色秀丽，有战国长城，有汉代萧关，有久负盛名的泾源老龙潭，有成吉思汗的避暑行宫遗址凉殿峡。征服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结束了他辉煌的伟业。六盘山也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山。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，当地政府在山上修建了长征纪念亭，刻上了毛泽东的词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：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……

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

美丽的宁夏，是黄河母亲的宠儿，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灵武“水洞沟遗址”就是举世闻名的原始文化遗址。

1919年，一位名叫肯特的比利时神父，走到灵武县横城的水洞沟村，发现一处断崖上有奇异的现象。结果，他找到了一个披毛犀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片。这个发现，揭开了“宁夏人”的历史。1923年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来到水洞沟发掘，他找到了崖壁上留存的灰烬、化石和重达300公斤的石器，经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，距今约三万年左右。他首先在国外公布了这一消息。“水洞沟文化”比北京周口店“山顶洞人文化”要早一万多年。这是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上游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迹。

在宁夏的历史上，曾经出现过两个以“夏”为名的王国。公元407年，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“大夏国”，辖宁夏、陕西、内蒙古一部分地区。据说，银川城北的海宝塔，也叫赫宝塔，就是赫连勃勃当年修建的。

另一个“大夏”国，是由青藏高原迁到宁夏的党项族于1038年建立的。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为“大夏皇帝”，他下令创制西夏文字，在兴庆府——今银川市修建都城。西夏国的疆域包括今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西部、陕西北部、青海东部，面积约八十三万平方公里，曾是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。西夏兴佛教，在兴庆府修建了承天寺塔，后人称之为西塔，至今仍屹立于银川城内。1227年，西夏王国被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铁骑毁灭了，只在贺兰山东麓留下了一座座高大的土筑陵台，还有人

们如看“天书”的西夏文字。

正是由于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两个“夏”王国，元朝才设“宁夏行中书省”。这是“宁夏”二字在历史上使用之始，大概是取西夏地区安宁之意，这一名称一直延用至今。宁夏自古就是边塞要地，素有“关中屏障，河陇咽喉”之称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自战国时起，秦、汉、隋、明几个朝代都曾在宁夏修筑过长城。宁夏6.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历代修筑的长城达1500多公里，有人称它是一座“长城博物馆”。其中最古老、保存较完整的长城，是固原城西北的战国秦长城，至今还能看到敌台、壕堑和方型城障。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的长城。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灵武水洞沟附近的一段长城。这里的土质呈紫色，有人称它为“紫塞”。

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“丝绸之路”闻名于世界，有一段就是经宁夏固原到达西域的。据史书记载，西汉时，西域月支国使节沿这条路来到今固原地区，会见了正在固原的汉武帝。固原境内的萧关就是这条路上过长城、到西域的一个重要关口。1985年，在固原南郊发现了北魏李贤墓，在出土文物中，找到了珍贵的波斯银币和波斯鎏金人物铜瓶、金戒指、玻璃碗。尤其是那些造型逼真的波斯武士俑，更是“丝绸之路”留下的极好物证。

位于固原西北的须弥山石窟，是“丝绸之路”上靓丽的文化瑰宝。须弥山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它的早期造像与云岗、敦煌的早期造像风格相似。和敦煌石窟一样，唐代是须弥山石窟最繁荣的时期，无论凿窟数量，还是雕刻艺术，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在第五窟，有一高达20米的弥勒坐佛，它比云岗、龙门最大的造像还大，是全国最大的石窟造像之一。须弥山石窟还有唐、宋、西夏、金、明代的题记和石

碑,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。

“丝绸之路”,也是古代宁夏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。当年,汉武帝曾六次驱马击剑,跨过固原萧关,前往巡视边塞。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从这条道来到灵武,会见了回鹘、突厥等少数民族。在灵武,他写下了“雪耻酬百王,除凶报千古”的诗句,并下令刻在石头上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唐肃宗李亨经此道进灵武,登基称帝,打回中原。1271年,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从意大利出发,经过帕米尔高原到元朝上都,就曾途经宁夏,并在《游记》中记下了在宁夏的所见所闻。

回汉各族人民的家园

古代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互相交往和融合的地区,汉、羌、戎、蒙古等各族人都曾生活在这里。元时,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大批进入中国,宁夏回族的先辈开始落居于这块土地。从此,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又赋予了新的民族色彩。

宁夏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区,回族人口达一百八十万,他们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部山区以及灵武、同心、吴忠、青铜峡、平罗、贺兰等地,他们和汉、壮、满、蒙古族共35个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。六百多年的生存、发展,宁夏的回族习惯了以汉语、汉字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,但仍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,他们诵读的经书大都是阿拉伯文。

在文化、经济生活,特别是风俗习惯上,回族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。清真寺是回族伊斯兰教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在宁夏山川城乡分布着数千座清真寺,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银川南关大寺、银川中寺以及明清所建的同心清真寺、韦州清真大寺和永宁纳家

户清真寺。每天清晨五点,人们都可以听见清真寺里传出召唤人上寺礼拜的唱经声。回族热情好客,温顺善良,善于经商。同心回族皮毛、发菜、木材市场和吴忠涝河桥清真牛羊肉市场都闻名西北。

1958年10月25日,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。从此,宁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四十多年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回汉等各族人民团结协作,共同努力,使宁夏——这颗塞上明珠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。

宁夏的农业走进了全国先进行列,宁夏的工业从无到有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,宁夏的出口创汇产品发展到三百多种,宁夏的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卫生事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……

最能体现宁夏变化的是首府银川。这里街道宽阔,建筑新颖,蓝天绿树,繁花争艳。市中心的古建筑钟鼓楼、玉皇阁和现代化建筑、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遥相辉映,新建的大型汽车站、火车站、飞机场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国内外宾客前来宁夏观光游览,开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。

塞上宁夏就像银川民族团结碑上那只银光闪闪的凤凰,在灿烂的新世纪振翅飞翔。

大夏情结

詹克明

一种奇特的文字把我引入一个早已消失了的神秘王国——大夏国。

这种文字是百分之百的标准“方块字”，也有点、横、竖、拐、撇、捺、提，我却一字不识。

西夏文也有楷、行、篆、草，而且笔划比较均一，没有太繁或太简的字；加之它斜笔较多，四角饱满，疏密匀称，故构字非常之美。

我偶然看到一本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》，满篇看似熟悉却绝对不识的方块字，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回避的挑战。碑拓透出的清丽气质，促使我买下了这本与我完全不搭界的书。以后又陆续搜罗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夏文化的专门书籍——我逐渐迷恋于这种湮灭已久的独特文化。

1998年夏天，我参加过一项大西北的科学考察，作为此行的最后一站来到西夏故土——宁夏。于是，走访西夏王陵显然势在必行。

清晨,我先来到陵区的南端。这里有着1号、2号两座王陵,分别安葬着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两代先祖:太祖李继迁与太宗李德明。这片荒凉广袤的陵区,布满粗砂与碎石,大地上稀疏地长着一撮撮巴掌大的短草丛。蓝天下的数百只羊,远看像飘移的点点碎云。草疏不没羊脚,矮得几乎贴近地皮,完全没有“风吹草低”的肥美景象。

王陵静极,更显得其威仪倍增,如同君王的一语不发有时比他开口更让人忐忑不安。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,把天空冲洗得格外晴朗。久居都市几十年都没见过这般湛蓝的晴空。淡紫色的贺兰山像条伏地欲腾的巨龙,截断东西。这脉石山更给这些帝陵增添了几许王者雄风。山势回合封闭,爽垲高敞,陵台高踞,故能俯瞰缓坡阔远的银川平原。这种高平的陵地走势隐约地透露出,这些外表威赫的帝王,其实内心里是在企求代代皇基永固。这个陵址选得实在是好,背阴向阳,规避山口,多大的山洪也冲不到它,周边多次的强震也震不倒它。古代善观风水的与学家们还真有几分道理。

早晨的阳光是那么的和煦,旷野无垠中的孤寂王陵在这柔光的轻抚下显得那么平和。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陵丘,经受了百般折腾,已彻底打掉了它往日的显赫,剥掉了它最后的华辉,只剩下这赤裸裸的黄土夯堆,这反倒成就了它返璞归真的平易气象。

它不担心还会再失去什么,降到了最低的“基态”,这成全了它的稳定安详。让仇恨者的报复已无以复加,让图利者的攫取已无可再得,任你百般践踏加害,让你所有招数都已用绝,而我依然能屹立在这块土地上,这才是真正的强劲,这才是一种坚韧无摧的存在。

这位历经沧桑的“十世纪”老人早已把一切看得淡漠了。出现在他面前的无论是官员簇拥的外国元首，还是本国的随团游客；无论是惊呼怪叫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丽人，还是悠慢驱羊，穿得土里土气的牧羊人；无论是远道而来，虔诚仰慕西夏文化的学者，还是烈日下图个荫凉，在它身边屙屎拉尿的后生，他都一视同仁，主随客便，毫不介意。千年的时光抚平了一切，长达数百年的被人遗忘，已使它宁静如水，心如古井，波澜无起。像位饱经世态炎凉的老人，它那实心的黄土丘里装满了一肚子的历史，却缄口不语。历史常常是知情人却守口如瓶，听凭他人妄加猜测。它像一位跌坐入定的老僧闭目无觉，又像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，默默地沉浸在博大的历史哲思里。

山麓风大。风本无形，全靠其他“显示物”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存在。但此地无树，弹不出风的呼啸；无土，粗砂砾石不起烟尘。只有当我正背对着风时，我才能听到耳缘发出凄厉的，有如吹坝般的低鸣。身在这荒漠的王陵之地，一种苍凉之感直入骨髓。王陵终于肯对我倾吐一点心声了，它是借助了“风言”“风语”。风声比人声更能永恒。

3号陵是正式立国的一代枭雄李元昊的陵寝，因略完整些，且靠近公路，故备受人们重视。此陵的东碑亭已经发掘，著名的三个人像石座就是这里出土的。3号陵似乎成了所有帝陵的代表，一般的外国朋友和国内游客参观的所谓“西夏王陵”就指的是这里。因此也多了些人工雕饰痕迹和粗俗的浮躁气息。

此地今后的发展规划让我颇感忧虑。眼下陵丘与这荒凉旷野、绵延贺兰十分般配，有着十分贴切的历史苍凉氛围，倘若大兴土木，庸添太多今人气息，必然会破坏这种和谐。平生令我倒胃口的就是有些人假古董式地篡改古迹。过去的蠢人擦亮了